

也在成长路途和敏感心理中一番扑腾，
犹如一杯果粒酸奶，尝过酸亦食过甜，
如此青春滋味。

苏笑嫣
全新文集

青春小说 + 治愈散文

山一程，水一程

我心中有你，脚下有风

Youth
time

果粒 年华

苏笑嫣 / 著

青春成长文集

清华大学出版社

咪咕阅读

果粒年华

苏笑嫣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容简介

《果粒年华》是一本青春文集，分为小说和散文两大部分。小说多以描写学生时代的恋情、友情与生活故事为主，如《假戏真做》描写两个年轻人自以为情场高手，在感情中相互迂回进退、调度分寸，最终却难逃情网、假戏真做的故事，《婚礼歌手》讲的是一个以婚礼歌手为职业的女孩，却在一场婚礼筹备中发现新郎竟是她念念不忘的大学时代的前男友等。而散文篇中《寻找柔软》《通“往”的路》包含了一定的青春故事，在叙述中娓娓道来，《半夏生》《唯有孤独寻常如新》《一念清静，烈焰成池》等为心绪、生活记录，《一月游浙》《确认之途》《广西，西南以南》等为旅行中的随笔与思考。总体来说，《果粒年华》或描写青春的故事、又或叙述发生在青春时期的心绪，道出所在其时的人物心理和情感脉络。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果粒年华 / 苏笑嫣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302-46029-9

I. ①果… II. ①苏…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5032号

责任编辑：齐东旭 雒华

封面设计：苏笑嫣

责任校对：王淑云

责任印制：杨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8mm×210mm

印 张：7.75 插 页：1 字 数：215千字

版 次：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00元

产品编号：054528-01

青春就是尝过 酸亦食过甜

《果粒年华》自序

苏笑嫣

这本《果粒年华》是我的一本文集，其中收录的内容分为小说和散文两个部分。

之所以叫做“果粒年华”，是因为里面的内容多为描写青春的故事、又或发生在青春时期，道出所在其时的人物心理和情感脉络，而小说又尤其表现出这一特点。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多处于学生时期，中学也好、大学也罢，即使偶有步入社会的，也是青春心态。这个年龄段，一片赤子之心，感情真实而强烈，无所顾虑，天真足够，亦生猛有余，有所迷惘，也不必为未来太过担忧，却也在成长路途和敏感心理中一番扑腾，犹如一杯果粒酸奶，尝过酸亦食过甜，如此青春滋味。而散文呢，纵使承载着万千情绪，也是干净透彻的。

回头整体看过这些文字，我突然发现，也许青春就是下意识，就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没有具体目标和方向地，任由情绪浮动。对比规则、现实的“成人的世界”，或许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都说青春好，也许青春好就好在这一点，开心也好，忧伤也罢，尽可恣意，哪怕遍体鳞伤、跌倒在地都没关系，都可以说一句“我还年轻”。好像青春就是用来折腾、用来挥霍的。

这些小说，属于我的青春，它就像很多人的青春一样。有些故事写得比较早了，我也是这时才发现，原来那时的我，是这样的心态，构造着这样的故事。我离那个时候的我有些远了，但我还认得她。我相信，你也会在其中，看到你自己，或者曾经的你自己。人会成长，会懂事，但曾经的每一个自己都不应否定，从前现在，只是时间不同。而青春短暂，只有一次，所有事情只属于当时，而且不可改变，因此，这里的一切无不极其鲜明、极其绚丽、极其哀伤。

相比起小说，散文部分的有些篇章倒是与现下的我相近。它们是我的情绪或心路，是对内心的探索，与小说篇比较，可以发现一些变化。这些文字安静、低回，没有小说的热闹或激烈，呈现出的只是一些心态、一些细节、一些记录。它们有些录入于电脑，有些记录在纸片上，有些写于单身房间的夜半，有些随笔记录于旅途之中。但回头看来，多年写作，无论哪个时期，我的愿望都是以文字为形式、为容器，承载和交付出自己的内心。从文字上回溯，可以看到自我行进和建构的一个过程。即使它们被包裹上各式各样的外壳，我都可以在其中发现和寻找到自己。其实，读者的阅读，亦是如此。能真正打动我们的，通常都是与自己相似的部分，也许一个人只能看见他已经看见过的东西。

不可否认，人的表达总是有各种局限，而且被不断蜕变的自身推入过去，但幸运的是，不论何时何种心境，都会遇到属于那个时期的人，在属于彼此的空间中得到共鸣，这也是表达和阅读的意义。

而写作，就是从现实中抽离出来旁观，记录并重构现实，恢复和凸显对生活的感受，进而发现和挖掘生活的深处，打开被日常所蒙蔽的部分。就是一点一点地开垦着被日常包围的自己，无穷地裂变自己，用镊子把自己从中夹出来。在文字中，有时会让我觉得，也许，生活并非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他的记忆，以及对记忆的塑造，是为了讲述生活的记忆。而我希望在这些轻灵薄透的语句后面，读者能感受到我内心深处的深山流泉。

写下这篇序言的此时，正值盛夏。石榴花正开，照眼鲜明，芒果之香

盛于午夜。一场阵雨刚过，狭窄的街道渗出静寂。降雨时我倚窗而站，一片雨声中，于孤落的小屋，觉得大雨中的北京好像没有北京一样。就像我此时重新翻看这些故事，写作它们的场景历历在目，仿佛见到当初的自己，又好像所有的过去、所作所为都变成影子，有些就连投影的东西都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我又坐回书桌前，想象读到这本书的你，会是什么样子，有过怎样的故事，读到它们，又会是何种心境。

回顾过往，关于青春年少，我所能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在一次旅游中的夏季夜晚，我和彼时的朋友们吃过大排档、喝过啤酒，借了摩托车一路疾驰，在一个下坡处连人带车一起飞倒。可能就那么一两秒钟，我缓过神来，躺在地上对着夜空中的月亮开始大笑，那夜的月光真皎洁啊，继而我开始痛哭，别人都以为我是摔痛了，其实是因为我知道以后再不会有这样的无知无畏的单纯的快乐了。

每个人都有过青春，但我们并不总是能善待岁月。纵使再鲜明的梦，终归也将为不鲜明的现实所吞噬，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曾有过那样的梦这件事本身，迟早都会无从记起。而写作，为我保留下来了我能记录的部分，让那些离家出走的记忆重新回来。这也是我对于时间与岁月，最好的交付方式。矛盾的是，同时我也知道，我在写作时对自己的记忆施加了太多的暴力，那些过去在记录的同时就意味着失去，它们被文字塑了形，再也不会如此深刻地属于我自己了。

但此时，它们属于你们。也许，我们会成为彼此的镜子。

目录

○ 小说篇

- 002 假戏真做
- 016 婚礼歌手
- 031 那个，在我见到你的刹那
- 041 黑鸟
- 046 画展
- 060 那年夏天
- 075 骑士的旅行
- 081 归途
- 103 戏
- 115 果粒年华
- 122 不能再失去
- 147 无谓地拥有

○ 散文篇

- 155 寻找柔软
- 163 半夏生
- 166 唯有孤独恒常如新
- 171 我是世界上的又一个你
- 177 一念清静，烈焰成池
- 180 冬日检索
- 185 通“往”的路
- 191 最为真实的乌托邦
- 199 回来
- 205 一月游浙
- 214 确认之途
- 220 广西，西南以南

/ 小 / 说 / 篇



“反正故事都是假的，假的有趣，假的好玩，无论小蛮是假戏真做，真戏假做，假戏假做，小马都喜欢。”

——《推拿》

○ 假戏真做

夏颜第一次见到江漓是在一间KTV的包厢里，不巧的是前一晚夏颜刚刚在三里屯的pub里蹦到凌晨两点半，白天也没有时间休息，江漓推门进来时她正意识不清地靠在一个朋友的肩上昏昏欲睡，见主角进门了才缓缓坐直了身子。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圈，所以对对方也多少有些耳闻。江漓是一家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此番到北京来办事，刚刚下了飞机，让司机把行李拖回住处，自己就跑了过来，夏颜他们这些定居的北漂算是给他接风。

本来前一晚就没睡足的夏颜对这场深夜突如其来的局就一肚子不满，来了也不过是敷衍，一边听着他们唱歌，一边自己在一旁打瞌睡，不时抽烟醒醒神或者和人碰一杯酒，虽然困得要死，奈何旁边鬼哭狼嚎又是给人接风，既睡不着也不好睡，后来索性走出包厢自己跑到隔壁空着的房间里趴在桌子上，想着反正一群人，少了她一个也并不会打眼。没想到刚趴下没多久，身边就响起了脚步声。房间小，声音两步就停了。夏颜以为是服务员，一抬头却发现是江漓，只好尴尬地对他笑笑，正准备对他解释，江漓倒先说话了：“怎么了？自己一个人跑到这边来哭？”夏颜哭笑不得，房间没开灯，想必光线昏暗他并没看清自己的脸，便回道：“谁哭了？哭花了妆怎么办？我得保持我的女神形象。”江漓一笑，坐到她身边，递了根烟给她点上：“开

玩笑的，看你一直困得不行，抽完这根烟，今天早点散吧。”听了这话，夏颜受宠若惊、如释重负，嘴上却假惺惺地客套着：“别别，别因为我影响大家开心，你和他们好好玩，我在一边坐着就行。”“其实我跑了一天了也挺累的，早点散也好，”江漓说着掏出手机：“你住在哪？我帮你叫车。”

结果那天的局就因为夏颜的瞌睡而早早收场，很多朋友还玩得并不尽兴，有人脸上颇有些不情愿，当然江漓把原因都归结在了自己舟车劳顿上面。除了觉得这个人还挺通人情的，夏颜也没多想，坐在出租车里倒头就睡着了，直接导致车子距离小区开过了两个路口，夏颜才大喊大叫起来：“这是哪？怎么回事？师傅你不会要拐卖我吧？”

再下一次见到江漓的时候，又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月，一个月内夏颜和每个小白领一样忙不迭地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千篇一律的生活，固定的时间起床上班，坐固定的地铁，在第三站的时候被固定的一个女人的高跟鞋踩一脚，吃固定的工作餐，周末去固定的那两个酒吧，和固定的几个朋友喝杯酒。不过她开始专业失眠，工作和生活倒成了业余，每晚她固定地发一个“晚安”，发完后两个小时却都躺在床上干瞪着眼，翻来覆去，不时刷刷朋友圈。发“晚安”这个习惯是她和前男友分手以后慢慢养成的，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夏颜明白了当一个人发“全世界晚安”的时候，不过是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一声“晚安”。后来江漓有时会回复她的“晚安”，或者劝她早点睡，不过那是夹在几条回复中的一条，和其他人的“晚安”一样，对她而言无足轻重。

新的聚会是因为江漓又一次返京，而他次日又要飞去长沙，说是临行之前借机再和北京几个要好的朋友聚聚。因为几个朋友分散在北京的四面八方，所以折中选择了在西单吃饭。除非是见领导，夏颜一向是迟到女王，那天她又足足迟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出地铁站，大家都在群里打趣，说等女神太不容易。到站时江漓说来接她，而她顺着路走，没想到还是彼此错过，又打了电话双方都折回才碰上面。后来夏颜想到那次见面，就想起小学时经常做的那种悲情计算题，甲和乙各自以多少多少的速度相对而行多

长时间，证二人是否会相遇，答案都是，综上所述，甲和乙会错过。

那天江漓喝了很多酒，有些语无伦次，说我有些话必须要和夏颜说。于是他说，夏颜，你不知道，我喜欢你五年了，五年前我就开始看你的微博，那年你去音乐节还发了照片，你当时穿什么衣服我都记得——你染了红头发，穿着红色的皮夹克，双手插在兜里，对不对？从那时起，我就觉得我喜欢上这个女孩了。另外三个朋友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表白搞愣住了，夏颜自然也措手不及，但仍保持着礼貌的微笑看着他。其实她那张音乐节的照片，除了确实双手插兜以外，其他哪点他都没说对。红头发配红皮衣？夏颜一想，那是得要多少乡村非主流。

“江漓，不对啊，我记得上次唱歌你说你有女朋友的。”朋友林陆缓过神来说。

夏颜赶忙笑道：“你问人家女朋友干嘛，人家本来是开玩笑的，被你一说倒跟真的似的。”

“不不不，”江漓连连挥手，“不是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江漓，”林陆举起酒杯，“我当你是好哥们，夏颜我看做妹妹一样的，她是个好女孩，但她受过伤，必须得要一个懂她的人才行。”说着和江漓喝了一杯酒。

那晚他们一直喝到饭店打烊，几个人摇摇晃晃地出去，江漓坚持要送夏颜回家。长安街上很不好打车，两个人站在初夏夜晚的徐徐凉风里约莫有一个小时，江漓结结巴巴地跟夏颜说着话，大抵都是五年了、没想到有今天、一直不敢联系她、感觉跟做梦一样之类，要么就傻傻地看着她笑，笑着笑着自己又不好意思，别过头去，然后又转头回来笑着，那羞涩的样子完全像是一个小男孩。夏颜不知说什么好，也只好看着他笑，虽然对他没什么了解，心里又隐约觉得，一个男人面对她时会是这样傻傻的样子，总是有些真实的吧。坐上出租车，她看着窗外快速后退的夜色，想着就在去年夏天，她也曾和前男友一起在长安街上费力地打车，也是这样看着苍凉的夜色一路疾驰。突然她搭在腿上的手被江漓摸了过去，握住，不过一

会儿他便睡着了。

江漓说，他这次去长沙谈项目，大概要十天左右。他走之后，每天告诉夏颜他在做什么，又问到夏颜喜欢什么，夏颜答旅游，江漓问她想去哪里，她说云南，于是他问等他从长沙回京以后带她去云南好不好，夏颜犹豫了一下，然后回复好。他不时给她发着有些暧昧的话语，终于她忍不住心里的疑问，追问他到底有没有女朋友，他支支吾吾，最后给出肯定的答案。夏颜心一沉，明白了自己的位置，先是责怪自己何苦要问个究竟，转而又想，只有清楚了才能保护好自己，免得真正动情到时又要伤筋动骨，于是便在心里盘算，现下的情况，她必须把握好其中的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控制不住我喜欢你。”江漓说。夏颜也不知道她该怎么办，她无意当小三去影响到另一个女人的生活，但她也想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心里就是住着那么一个只要人爱她的小贱人。

江漓离开后的第二天，碰巧是周末，又有朋友约了夏颜在西单吃饭，之前她去图书大厦转了一圈，太久没去，不知何时已经面目全非，以前二楼摆放文学类书籍的地方现在全被养生书和食谱占领，而文学书籍则被挤到只剩一小条。晚饭后又去鼓楼散步，夏颜坐在酒吧二楼的天台上喝着长岛冰茶，听朋友弹吉他。那晚有些凉，吹了风，第二天夏颜便开始发烧，本以为吃了药好好睡一觉便好，谁知高烧不但不退反倒温度持续升高到39度5，一旦烧上39度，夏颜便浑身寒冷异常、发抖到抽搐，蜷缩在两个被子里抖得床咯吱咯吱响，但这么烧着，起码她倒是不失眠了，只是也一直吃不下东西，几天下来高烧反复在39度到40度之间，整个人被拖得虚弱无力，话也说不出一句，所以凭谁打来电话都任手机兀自在一旁震，也不会去接。另一边江漓的微信里一边嘘寒问暖、一边发来他与生意伙伴在夜店歌舞笙箫的照片。夏颜心里暗骂他虚情假意、屁用没有，心想漂亮话谁不会说，有本事你倒是回来照顾我啊。这么烧了三天，江漓晚上突然打来电话，说有急事要回京，又问夏颜，我去看看你？夏颜心里暗自冷笑，她不过是无足轻重顺便的事，能让他匆忙赶回的，并不是她的病，只会是他的事业。

第二天江漓带着药来看她，她已经油头满面了好几天，因为会寒冷，夏天还穿着冬天的珊瑚绒睡衣。江漓和她说着话，不时自己也咳嗽着，他回京的那天碰巧北京大幅度降温，大家都说是“倒夏寒”，他无奈地笑着：“本来是特意回来看你的，结果一下飞机我自己也被北京这鬼天气冻感冒了。”“特意来看我的？”夏颜心中一动，不知他说的真假。“是啊，不然我急急赶着半夜的飞机回来干嘛，都说了在长沙要待十天的。”于是本来一个人的发烧，变成了两个人一起在她小小的出租屋里喝着感冒药。

但江漓也只能陪了她两天，因为工作的缘故，又去了山西。他这样的人，每天都在奔波，辗转在全国各大城市之间，北京，上海，广东，长沙，西安，太原……他每天从酒店高档柔软的大床上起来时的第一件事，就是理过前一晚的宿醉，分辨自己是在哪一座城市。

江漓在山西的日子里，夏颜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的高烧终于渐渐好了起来，两人约定一起过即将到来的5月20日。520，这样的日子，像是小孩子的把戏，但她喜欢节日，虽然这连节日都算不上，可她觉得，人们设定这样的日子，就是在平淡的生活里送给自己的礼物。但就在5月19日的晚上，江漓发来微信，说有件重要的事要跟她说。夏颜心往下一沉，已经猜到，果然他那边有些情况，不能如期赴约。然而次日清早夏颜醒来时，拿过手机，看到他凌晨三点多又发来微信，说，亲爱的我决定了，明天如期回去与你相见。

520的当晚，两人坐在望京丽都公园里的餐厅中，大大的落地窗临湖，一旁植有竹子，白色桌布与白色座椅，柔和的灯光，一切营造出简洁、雅致、安静的氛围，两人相对淡淡地饮着清酒。一餐快用完，江漓突然看到别的桌上燃着蜡烛，于是喊来服务员：“我女朋友问为什么别的桌有蜡烛，我们没有呢”，服务员暧昧地笑着答“好的，马上就来”。听到“女朋友”三个字，夏颜心中一动。他说他放下工作赶回，如此重色轻公只为他们的约定，她信他是为她匆忙回京，但又心知能让他抛开的事想必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但真相对她而言又有什么所谓呢，她要的只是美丽，她能要的只是美丽，哪怕是谎言搭起的美丽。

初中的闺蜜约夏颜周末参加生日聚会，五个姐妹号称五朵金花，转眼已经十几年，但平时各自忙碌工作生活，也很少聚在一起，这次在群里一聊，其他四人届时都会带上自己的男友或老公，说到这大家都有些尴尬，因为知道唯独她尚在单身。夏颜踌躇了一会儿，问江漓是否愿意陪她一起参加聚会，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便在群里宣布，自己也会带男友，几个姐妹一片惊讶哗然，纷纷表示祝贺她终于脱单。

那天夏颜与江漓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傍晚碰头一起去聚会的地点，要从朝阳区横跨到海淀。路上，江漓突然说，北京太大了，不适合我。夏颜顿了顿，没说话，知道他话里有话，然后问，你什么意思？江漓道，今年我在这里把影视公司撑起来，明年还是要回去。夏颜漠然，当然，他从未对她认真，在他自己的城市有属于他自己的工作、生活、家庭，还有女友，他凭什么留在这座对他而言只有建筑的城市？他当然现实，而她也清醒，自然不会不自量力，只是不免有所黯然，表情也就浮现了出来。哎呀，明年呢，还早，干嘛去想那么远的事呢？江漓嬉笑着说。就连这种不负责任的话，他也说得那么自然。

那晚大家一起吃饭、唱歌、开玩笑，五对情侣在一起甚是甜蜜，像是一个亲密无间的大家庭，她小鸟依人地偎在他身边，一脸开怀幸福的笑容，然而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其他人的幸福是真的，只有她的是假的。她喝下一杯又一杯威士忌，想着几个人从初中开始一起抽烟喝酒逛夜店，喝到现在，酒瓶子都能堆成一座雷峰塔了，却依然没能压得住她这只小妖精。彼时江漓接过话筒，看着她脉脉情深地唱起了一支情歌，她没听过，也不知道他唱的歌词都是什么，只是看着他的眼睛，眼泪就开始啪嗒啪嗒往下掉，心里明白酒醉就是酒醉，再开心再动人，终究是要醒的。

江漓见她突然掉眼泪，一时有些惊慌，还是看着她继续把歌唱完，然后给她擦着泪水，笑道：“上次在KTV你不是说不能把妆哭花的么，要保持形象啊。”夏颜的眼泪还在继续往下掉：“上次是因为酒喝得不够多啊！”

其他人顾着唱歌，半瓶酒几乎都被夏颜喝了，洋酒后劲大，夏颜感觉有些

晕了，晕得停不下来，心里暗叫不好，果然走时胃里也开始翻搅，不敢直接坐车，怕一晃自己就会吐出来，于是靠在江漓怀里跟着朋友们散步，到住在附近的其中一对家里坐坐。很久没见这个闺蜜，不知道夫妻俩什么时候搬到了一间大杂院的小平房里，弄得跟什么蜗居、裸婚时代似的，她什么话也说不出，只顾坐在沙发上天旋地转。看她那个样子，闺蜜说让夏颜去床上躺躺吧，就扶了她进屋躺下，又细心帮她卸妆，夏颜心想，这么多年过去了，男朋友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到底还是闺蜜一直在身边，她很有点感动，可是醉得也说不出感谢的话、也哭不出来了。不一会儿，迷迷糊糊间，江漓也进了屋躺在她身边。她枕着他的胳膊，想着这是什么鬼剧情，没想到他们第一次同床共枕竟然是这样的情况，就天旋地转地沉沉睡了过去。第二天一早堂堂董事长江漓拿着个脸盆跟着她去公用洗漱间，那场景倒是让她觉得有些好笑。

因为工作原因，夏颜需要拍一组外景照片，江漓跟着去给她拎包，说你看，平时都是别人照顾我，没想到现在换我来照顾别人，夏颜说让董事长给我做小助理，真是荣幸啊。拍着照，夏颜听到他打电话，说今天我这边有事走不开，我们改天处理。她想，他毕竟是有些迁就她的，于是等他挂了电话，喊：“江漓，我们拍几张情侣照吧。”就这样，在一个广场上，伴随着摄影师的“近一点、再近一点”“夏颜的脸往左侧一点，对……”的喊声，他们的两片嘴唇第一次贴在了一起。

“你看这车怎么样？”晚饭时，江漓刷着手机，让夏颜帮忙看车。夏颜接过来一看，是一辆保时捷，然后开玩笑道：“怎么，送我啊？”江漓笑了笑：“等结婚的时候吧。”夏颜当然还没被冲昏了头，冷静地问：“你结婚还是我结婚？”果然，他答道：“你结婚的时候。”夏颜也和他一起笑着，尽量让笑容看起来没有僵硬。

“他们后期还要修一下照片，回头我再传给你。”

“好。夏颜，你留我们这么多回忆，不怕……？”

“江湖中人，拿得起、放得下！”夏颜故作豪迈，大笑着举起手里的一瓶“江小白”白酒，上面还写着“你是小酒我是串，不如咱俩在一块”。

“哪怕明年你走了——”话一说出口，夏颜顿时就觉得自己眼圈红了。

“怎么？”

“与君醉笑三千场，不诉离殇！”她眼前微微有些模糊，但被大笑顶替了过去。

“好！好！”江漓与她碰了手里的白酒，两人又龇牙咧嘴地喝了一大口。可这连连两个“好”字，足够让人寒心。

“夏颜，我喜欢你，其实我真想和你在一起，想每天和你在一起，想好好照顾你，想每天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你，想带你去很多地方旅行，想带你去吃很多好吃的，想让你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在这里……”江漓借着酒劲开始滔滔不绝地讲着情话，夏颜终于控制不住，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她知他并非善类，所说的一句都不会实现，明明清楚不过游戏一场，还是没控制住心里的那份感动。好吧，反正自己也是一个不求天长地久的小贱人，那么只争朝夕吧。想着，却也不知道为什么眼泪还是在流。

他喝得比她多，又在专车上睡着，她不放心中他，跟他一起回家。江漓去给她烧热水，然后自己去洗漱，她坐在屋子里，看到窗外是萧条落寞的四环路，暗黄的灯光洒在路面上，车子一辆辆疾驰，带出风的声音，突然她感到很寂寞。

本以为江漓烧的水是要用来喝的，没想到他端了一个盆过来，放在她脚下：“泡泡脚吧，穿着高跟鞋走一天了。”更没想到的是，他会蹲下身来，细细为她擦脚。夏颜看着他认真又细心体贴的样子，想着这个男人虽然不爱我，但这一刻总是真的。

“好了，你去洗漱吧。”江漓把水倒掉回来说道。

她看着他走进卧室，直接瘫在了床上，她也跟了过去，坐在一边抽了根烟，不过多时江漓已经微微打起了鼾。她吐着烟看着眼前这个睡着的男人和陌生的房间，以及窗外无限延长的马路，强烈的孤独感再一次包围了她。掐掉烟，她走进洗手间，刚刚要打开水龙头，一抬头，看见了镜中的自己，穿着黑色蕾丝紧身裙，干练的短发微微有些凌乱，眼妆有点晕了，